

七爺八爺成神故事研究

陳威伯¹ 施靜宜²

¹南華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講師

²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文學創作與傳播學系 講師

摘要

台灣地區流傳有關七爺八爺成神的故事，主要有三個。這三個故事，就內容而言完全不同，從表面上也看不出彼此間的關係。不過深入探究，可發現這三則〈七爺八爺〉傳說雖然不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故事，強調的重點亦不同，但無不繞著七爺八爺奇特的樣貌以及死亡的方式來開展，從中發現這些傳說的敘事意圖與故事架構的相似性。最後，筆者根據中國各地城隍信仰的實際狀況及歷史演變，推測出這三則傳說極可能都不是七爺八爺信仰的真實來源。

關鍵字：七爺八爺

Study of Legends about Qi Ye and Ba Ye

Chen Wei-Po, Shih Ching-Y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Nan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reating & Communication of Toko University

Abstract

About why Qi Ye and Ba Ye, two main “Azrael” in Chinese mythology, ascended to the heaven and become the deities, Taiwan has three different, separate stories, which, the author notices, unfold the tales from the deities’ strange looks and how they died. From here, this study finds out implicit aspects the three legends share.

Key Words: Qi Ye and Ba Ye

一、前言

有關七爺、八爺成神的傳說，主要流傳有三個版本，故事內容大要如下：

范、謝兩位將軍是唐朝人，安祿山叛變，唐明皇遠避西蜀，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張巡派范、謝兩將出城求援，謝必安受擒，被吊死城頭，范無救不慎溺水而死。後來睢陽城兵疲糧盡，而告失守。張巡、許遠死後被封為城隍爺，范、謝兩人就成為身旁的護衛將軍。——〈守城烈士〉版本¹

七爺八爺福建閩縣人，自幼結義，情同手足，二人亦同在衙門當衙役。有一天，二人因公出差，走至南台橋下，是時烏雲密布，於是七爺要八爺在橋邊稍待，他先回家拿傘，豈料七爺走後，雷雨傾盆，八爺只好至橋下躲雨。七爺回到家中突然身體不適，未能馬上趕去。苦等的八爺竟不顧不斷漲起的河水，堅守約定而不願離開，最後因身材矮小而被水淹死。等到七爺取傘趕去時，發現八爺已經淹死。七爺痛不欲生，想要投河自盡，但河水已經退去，加上他的身材高大，河水不夠深，沒有死成，於是在大樹下上吊自殺。玉皇大帝嘉勛其信義深重，因而命他們負責捉拿陽世作奸犯科的罪徒來接受城隍爺的審判。——〈守信溺死〉版本²

謝必安是個非常孝順的人，家裡只有一位老母親，有一次受到朋友的牽連犯了官司，被抓到衙門的牢獄裡；范無救是牢房裡的牢頭，為人非常正直。過年時牢房準備年夜飯給犯人吃，范無救看謝必安沒有吃年夜飯而在哭泣，問其原因，謝回答說：「我家有一老母親，是生是死不知道，所以傷心得吃不下飯。」范也很有義氣，當下偷偷地放了謝回家去探望老母親，兩人約定好七日後，謝必安一定要回來。可是當謝回到家裡，老母親重病去世了，他因料理後事而耽誤約定回來的日期。到第八天因謝還沒回來，范怕受到連帶處分而服毒自殺，所以八爺的臉是黑的。當第九天謝回到牢房發現范因他而自殺，他也悲痛地上吊自殺，所以七爺的舌頭是吐出來的。在他們兩個死後，玉皇大帝被他們的信義感動，因此封他們為謝、范將軍，世人稱七爺、八爺。謝將軍右手拿火籤令，范將軍右手拿拘捕令、左手拿鏈條，他們兩人的職責是當人陽壽已盡，負責帶到城隍廟報到。——〈牢獄情誼〉版本³

三則傳說中，〈守信溺死〉與〈牢獄情誼〉這兩個版本具有較強烈的民間傳說色彩，而〈守城烈士〉這個版本的內容則與真實的歷史事件相涉，在真實性上容易讓人信服。本文主要針對這三則內容完全不同的七爺八爺傳說，探討它們的內容、結構，以及敘事特性，並依此判定這些傳說真實性的問題。

¹ 故事來源可參考：<http://www.zgp.ks.edu.tw/e/e4/story1.htm>

² 王詩琅著：《台灣民間故事》（台北：玉山社，1999年2月），頁114。

³ 故事來源可參考：<http://www.zgp.ks.edu.tw/e/e4/story1.htm>

二、〈守城烈士〉傳說與城隍信仰

三則傳說比較之下，這則傳說看起來最合理且容易讓人信服，無論從宗教或歷史的角度去探討，都是較為合理而容易接受，原因如下：

一者，城隍原為先民自然崇拜而產生，乃是守護城池的水庸神⁴，並不是具有特定人格的神祇，但後世城隍逐漸人格化，通常是由具有功勳的英雄或名臣死後的人鬼所變成，主要透過人民的崇敬或統治者的冊封而成為城隍。韓愈在〈張中丞傳後敘〉提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⁵這段話證明張巡、許遠在唐代時已經被立廟奉祀。這則〈守城烈士〉傳說所提到的人物背景與民間宗教崇拜的模式吻合，非常具有真實性。

二者，一般民俗信仰上受人膜拜的人鬼，通常都是生前作了一些有益於社會國家的犧牲，或該項犧牲符合社會所頌揚的偉大情操。於是當祂成神之後，這種偉大的人格情操，通常也會被推行成祂的神格特性，因此祂所具備的神力或庇護的能力，就具有護衛這項價值或能展現該項神力的能力，例如林默娘舉燈引導船隻的善行，成神之後媽祖就成為具有護衛船隻的海神特性。同理在這個七爺八爺傳說中，張巡、許遠、范謝二將生前為了守城而亡，非常吻合城隍「護城之神」的神格屬性，且因守城有功被朝廷配祀於城隍廟，亦符合民間信仰的奉祀模式。

雖然這則〈守城烈士〉傳說極具合理性與真實性，不過仍舊有一些疑點？一者，今日田野調查中可發現，通常稱張巡為「保儀尊王」，許遠則被稱為「英濟王」，台灣民間或通稱為大使公⁶，但並未被尊為城隍爺？二者，張巡、許遠廟通常配祀一起戰死的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諸將，但未見有配祀七爺、八爺者？

第一個疑點，張巡、許遠是否曾被冊封為城隍爺？安史之亂後追贈張巡為「荊州大都督」，許遠為「揚州大都督」，並在睢陽建廟祭祀，題名雙忠。但並未提到他們被冊封為城隍爺。大致而言被奉祀為城隍爺的情形主要有三種類別：第一類，在世時具有忠良孝悌德性之人。第二類，生前有才學教養、正直無私或是為人稱道的好官。第三類，特殊類（非上述常見兩類），例如水鬼所化（水鬼傳說），又如高雄彌陀城隍廟傳說是溺水亡魂所顯化⁷。依上所述，張巡、許遠的確符合第一類城隍爺的條件。此外唐代許多文人如張說、韓愈等都寫過〈祭城隍文〉，內容主要是祈雨、求晴、招福、攘災等，已擴充了原本單純護衛城池的特性，亦足見當時城隍應該是極普遍的信仰。但是問題在於唐代時城隍信仰應尚未完全具名化成為某個特定的人格神。五代時才開始有皇帝詔封城隍，如杭州城隍被封為順

⁴ 黃柏藝：《台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年2月），頁10。

⁵ （唐）韓愈：《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1975年3月），頁44。

⁶ 鍾華操：《台灣地區神明由來》（臺中市：台灣文獻委員會，1979年6月），頁304。

⁷ 黃柏藝：《台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年2月），頁131。

義保寧王。至宋代時城隍才完全人格化與世俗化，而且被列入官方的祀典。百姓基於對歷史人物與清官的愛戴，通常將這些人奉祀為城隍爺，如：鎮江、太平、寧國等地的城隍為漢將紀信⁸。依此而言，若張巡、許遠若被封為城隍爺，也應該是五代以後的事，而非唐代當時。

此外依目前民間信仰實際的情形而言，雙忠廟和城隍廟奉祀的對象還是完全不同，例如嘉義市城隍廟附近也有奉祀張巡、許遠的雙忠廟，可知一般的情況下並未將張巡、許遠視為城隍爺。況且張巡、許遠及雷萬春諸將一開始就以非常明確且個人化的雙忠廟被奉祀，且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再被奉祀為城隍爺的可能性應該比較低。不過在張巡、許遠死守的睢遠城，的確是有可能被奉祀為城隍爺，如同杭州當地奉祀的文天祥為城隍爺的情形一樣，因此不能斷然否定這樣的說法。但是問題是如果張巡、許遠如曾被奉祀為城隍爺，也應該只是時空中某一時一地的短暫現象。城隍爺雖然後世已人格化，但各地奉祀的對象根本就不同，城隍爺個人性的特色實遠不及城隍廟陰間司法機關的組織重要，某個人去當某地的城隍爺，實際上只是依附在城隍廟這種既存的組織中。因此如果某地確實將張巡、許遠奉祀為城隍爺，那麼某地單一的奉祀現象，應該很難全面性的影響城隍廟中配祀七爺、八爺的情形。

第二個疑點，張巡、許遠廟通常配祀一起戰死的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諸將，但未見有配祀七爺、八爺或范謝二將者？筆者認為七爺、八爺應該原本就隸屬於城隍廟，而非雙忠廟。原因如下：一者，七爺和八爺名稱的由來本於城隍廟的編制，因為祂們排在二位判官與四爺之後，故稱呼祂們為「七爺、八爺」。二者，七爺、八爺專司捉拿陽間為惡罪人來讓城隍爺受審，其職能與城隍廟的陰間衙門的功能一致。三者，七爺、八爺可怕的形象，與其他陪祀的牛頭、馬面等神祇，都具有嚇阻犯罪的恐怖形象。祂們可怕的形象與城隍廟懲戒罪惡的氛圍一致。基於上述理由，七爺、八爺無論在名稱、職能與形象都與城隍廟有直接關係，因此祂們應該原本就隸屬於城隍廟編制系統，而非歸屬於張巡、許遠廟。

那麼七爺、八爺是否有可能就是南霽雲、雷萬春等人的化身呢？在明清之際的記載中提到貴陽有黑神廟，主祀南霽雲⁹，既曰「黑神廟」則應是黑面，若如此則南霽雲與黑面八爺的形象似乎就有些類似，而南霽雲於《舊唐書》的記載中確曾出城求援兵，二人的形貌與事蹟似乎就有重疊性，是否可能脫胎於此？筆者認為七爺、八爺原本就是一組對偶性的神明，無論在傳說上、形象高矮黑白、甚至於名字叫范「無救」與謝「必安」，都具有強烈的互補特性，應該不會分開來單獨奉祀，因此黑神廟或許能夠勉強關聯上八爺與南霽雲的關係，卻無法說明七爺從何而來。此外七爺名為謝必安，八爺名為范無救，與南霽雲、雷萬春二將名字亦完全不同。從中完全看不出七爺、八爺與南霽雲、雷萬春之間的關係。

⁸ 黃柏藝：《台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年2月），頁13

⁹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697。

這則傳說最有爭議的地方在於七爺、八爺與范、謝二將這種說法，似乎主要流傳於臺閩地區。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城隍廟並無七爺、八爺這兩位神明，雖然有類似的長爺與短爺（亦即黑白無常）¹⁰，但黑白無常的說法本於佛教，因此與真實歷史人物張巡、許遠完全無關，更無此傳說。今日台灣地區通常亦將七爺、八爺等同於黑白無常，因此七爺、八爺很有可能是脫胎於黑白無常。

總之這則傳說雖然看似合理，但是深入去探析仍有疑點。雖然它的人物事蹟完全建立在真正的歷史背景，被奉祀的因由也是由皇帝所封，符合一般民間信仰的崇拜模式。不過這應該是一個附會在真實歷史人物張巡、許遠、南霽雲等人的民間傳說。

三、〈守信溺死〉傳說與尾生故事

這則傳說是台灣地區流傳最廣的傳說，不過這則傳說中的主要情節卻與《莊子·盜跖篇》中的尾生故事十分神似，原文如下：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¹¹

究竟這則傳說是否受到尾生故事的影響呢？還是意外的巧合呢？比較兩則故事的情節，除了主要的情節相同之外，其不同點有三處：一者，〈莊子尾生〉乃「男女相約」；而〈守信溺死〉則是「結義兄弟」的約定。二者，〈莊子尾生〉故事中男子為守信而溺死，並未提及女子後來如何？故事著重在強調尾生個人對於「信」的堅持；而〈守信溺死〉故事中，八爺守信而溺死，七爺因內疚而上吊自殺，既強調八爺的「信」，也突顯七爺的「義」。三者，〈守信溺死〉故事加上玉帝擢升為陰吏，是一個具有民間信仰色彩的故事；而〈守信溺死〉則無後續的發展，僅僅只是一個有關道德的驚人故事。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尾生故事直到元代鍾嗣成的《錄鬼簿》才有相關的記載。《錄鬼簿》載有李直夫所撰的《尾生期女滄藍橋》¹²之劇目，然此劇本早已亡佚，其確切內容不得而知。但從劇名「尾生期女」可推知此劇應與《莊子》書中的尾生故事有密切關係，不過故事焦點應該已經從「信」轉移到男女的相戀之「情」。雖然尾生故事在元代開始成為文人創作的題材，但至此以後似乎就未再見到文人拿這個故事來發揮。不過尾生的故事並未沉寂，男

¹⁰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8。

¹¹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出版，2006年8月），頁281。

¹² (元)鍾嗣成：《錄鬼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頁28。案天一閣本《錄鬼簿》正名《尾生水滄藍橋》，簡名《水滄藍橋》；曹本《錄鬼簿》正名《尾生期女滄藍橋》。

子等待女子而淹死的情節，繼續在民間故事與地方戲曲的題材中流傳著。例如：民間流行的曲目《藍橋會》、《三世姻緣》或《七世姻緣》故事中的某一世愛情故事。各版本人物背景雖略有差異，但男女相約於橋，男子淹死、女子自殺的情節皆同¹³，今即以《三世姻緣》說明之，其內容大略為：

韋燕春出生後母親即守寡，與寡母寄居張員外家，稍長就讀於白雲庵。清明放學遊春，因口渴而向正在井邊汲水的女子賈玉貞要水喝，兩人一見傾心，於是私定終身，相約於當夜三更於藍橋下準備私奔。未料當夜天氣突變，雷雨交加，為守信諾決意不去，最後抱著橋柱而亡，賈玉貞因有事被耽擱了，當她到了橋邊發現韋燕春已死，於是也投河自盡。話說從頭，原來賈玉貞原為天帝身旁的玉女，而韋燕春為金童，二人因動塵心，玉皇大帝罰他們降生人間歷劫，三世相戀卻無法在一起，第一世為郭華與王月英，第二世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如今罰滿可以重返天庭。

〈三世姻緣〉與〈守信溺死〉兩則故事皆使用類似的情節，但是〈三世姻緣〉闡述的重點是「愛情」，而〈守信溺死〉卻是「信義」。兩則故事皆透過玉帝來處理人世間的不圓滿，雖然內容與主旨不同，不過它們的敘述的方式卻非常類似，皆具有強烈的民間信仰的敘事特色。比較而言，〈守信溺死〉所闡述的重點在信義，較接近〈莊子尾生〉故事中的信；但是在故事的敘事方式與思維上，卻是與〈三世姻緣〉較為相近。

另外在〈守信溺死〉這個故事中，玉皇大帝感其信義而將七爺和八爺擢升為陰吏，而在〈三世姻緣〉中，男女主角的悲劇卻肇因於情慾，因而被玉皇謫降人世受難。二個故事人物的升降皆透過玉帝來達成，而升降的基準在於私我的男女情慾或集體價值的信義，反映出民間對於社會性價值信義的肯定，而對於男女私我之情慾的否定。

〈守信溺死〉這則傳說，雖然承續〈莊子尾生〉中為「信」而亡的主要情節，不過卻也悄悄的改變讓人容易模糊焦點的男女之約（尾生故事在後世往愛情發展原因在此）。這則七爺八爺故事為了聚焦於「信」這個焦點，特別將原本尾生故事中容易導向「情」的男女相約，改變為結義兄弟之約。此外結義兄弟乃社會性的關係，而「信」也屬社會性的價值觀，二者之間的屬性及關聯性較為接近，這樣的改變能使故事要闡述的意旨更為一致，而不會被曲解。

¹³ 可參考《中國戲劇志》（北京：中國 ISBN 中心出版，1994年），〈遼寧卷〉頁100、〈上海卷〉頁249，人物名稱或異，故事內容大致相同。

表一：尾生類型故事比較表

	二人 性別	二人 關係	相約 地點	等待者	未赴約者 之反應	審判者	審判 結果	闡述重 點
〈莊子尾生〉	男女	未提	橋下	溺死	未提	無	無	信
〈三世姻緣〉	男女	情侶	橋下	溺死	投水自殺	玉帝	因情而謫 降為人	愛情
〈守信溺死〉	男男	結義 兄弟	橋	溺死	投水未遂 上吊自殺	玉帝	因信義而 擢升為陰 吏	信義

除此之外，筆者試著從故事內容中出現的人物、物象來剖析這個傳說，發現隱藏在故事底層的象徵系統、思維架構與故事主旨間同樣有著巧妙的呼應，從中可以發現頭腦精心結撰的思維痕跡，依此可以說明這個七爺、八爺傳說附會到尾生故事的潛在因素。

從故事中物象的象徵意涵與主旨來看，〈守信溺死〉這則傳說的主旨，主要是在張顯信義的價值，因此我們可以依此來分析這個傳說中的主要物象與故事主旨間的關係。出現在這個七爺八爺故事中的主要是「橋」和「河」這組對立的物象。河流通常象徵隔絕，而橋則象徵著「溝通」與「結合」，因此許多愛情故事都喜歡以橋作為象徵性的場景，例如：牛郎織女中的鵲橋、《裴航》故事中的藍橋；相反的斷橋亦象徵溝通的斷絕，例如《白蛇傳》中出現的斷橋，這個象徵即具有人與它類結合無望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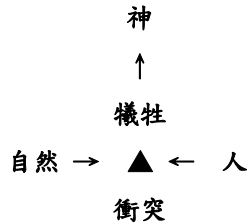
從橋與河的象徵性來看這則傳說，一般而言人心會分別人我，因此人我間永恆存在著隔絕，猶如河所隔絕的兩岸，是故人我隔絕與河的隔絕二者相互呼應。但另一方面人亦渴望與他人達成和諧而渴望溝通，而人我間的信義與男女間的愛情就是連結人我最重要的橋樑。因此人可以為朋友赴湯蹈火，情侶可以生死相許。尾生故事在後世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往男女之間的愛情發展，鋪演成〈三世姻緣〉，另一個則往朋友間的信義發展，成為這則〈七爺八爺〉傳說。兩個故事的基本結構事實上是可以化約為隔絕與溝通，而展現隔絕與溝通的象徵性物象便是河與橋。

除了橋和河這組相對應的結構外，還可以看到傘和雨其實也隱藏了人與自然間的抗衡。再看八爺被水淹死而七爺上吊而死，呈現出自然災害與人為自決的死亡的對照。至於七爺八爺結義兄弟的關係，也隱約對應出結義兄弟這種人為認定的親屬關係與自然產生的血親兄弟的對應關係。綜合上述隱藏在故事中的對應物象，確實呈現出人為世界的價值與自然世界二元的對立架構。

表二：〈七爺八爺〉自然與人為二元對應表

自然	人為
河水	橋
雨	傘
被水淹死	自殺
(血親兄弟)	結義兄弟

八爺在等待的過程中，以人類的價值「信」對抗了人貪生怕死的自然本性，而七爺亦為了自己沒有實現「信」的價值，因而結束自然性的生命，以成全「義」的人文價值。因此從故事的內容與物象的對應關係中，都在表現出人類自覺的想要以人為的價值對抗自然的宰制，雖然受自然宰制的肉身總不敵自然毀滅性的力量而死亡，但有限的肉軀透過道德性的犧牲，卻能自主地將人類超越的人文精神昇華，化為永存的神。因此從另一方面來說，神即是超越自然宰制，乃人文精神的神格化。



最後再來看故事中的人物，同樣亦具有二元性的對應關係。城隍乃陰間的地方官衙，所謂「陽有職，冥有司」，城隍的官僚制度亦仿照陽間實際官僚制度，因此城隍信仰本身就是一種陰陽兩界二元性的對應架構。我們亦可以從城隍的官僚配置看到這種二元性的架構，城隍廟裡配置一文一武兩位判官；牛爺和馬爺；枷爺和鎖爺（金、銀將軍）；陰陽司公臉部造型黑白各半。再就七爺與八爺的形象來說，七爺的形象是白面、瘦高、吐舌，而八爺的形象卻是黑面、矮胖、凸眼，二人的形象完全是對偶性，亦是二元性的對應關係。甚至連八爺名字叫范「無救」，而七爺謝「必安」，亦二元性的對應關係。可以說故事中的人物，本身就具有明確二元性的對應關係。

這個故事中的物象與故事主旨有著巧妙的呼應，人物與物象間亦呈現出明顯的二元性的對應結構，從中可以發現完整的結構與縝密的思維痕跡。另外亦把尾生故事中不合乎這個傳說論述要點的地方改變，刻意將男女關係改為結義兄弟，使其能夠巧妙地呼應主旨。可以說〈守信溺死〉這個傳說，將原本〈莊子尾生〉這個守信的故事，改編成為一個主旨、物象與結構之間非常縝密的傳說故事。

上節提到中國大陸大部分城隍廟中並沒有七爺、八爺這兩位神明，而這個傳說中亦提到七爺、八爺是福建人，事件地點發生於福建南台橋。由此可以推知這則傳說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七爺、八爺這兩位神明很有可能就是從福建地區開始祀奉，而後傳入台灣地區。

此外今日城隍爺出巡時，七爺、八爺總是背著傘、包袱及鹹光餅¹⁴，其形象就如同這則傳說所說的去出差，而傘更是故事中重要的物件（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現象是受這則傳說的影響），相較於其它兩則傳說，筆者認為這則〈守信溺死〉傳說可能是最原始的七爺、八爺傳說，因此也流傳最廣。

四、〈牢獄情誼〉傳說與敘事焦點

〈牢獄情誼〉與〈守信溺死〉這兩則七爺八爺傳說，雖然內容完全不同，但深入去比較其敘述模式與思維特性，可以看出這兩個傳說有極其相似的特點。首先都是說明二人的情誼關係；次說二人相約，七爺因失約而造成八爺的死亡；接著七爺因自責而自殺；最後玉皇大帝（閻王）感其信義而擢升為捉拿陽間放惡人的城隍陰吏。這二則故事的敘述模式幾乎相同，顯示出這二則傳說它們意圖陳述的問題焦點應該相同。

再比較〈守城烈士〉和〈守信溺死〉兩則傳說，雖然故事內容差異非常大，但是七爺吊死和八爺溺死卻相同。再看〈牢獄情誼〉，八爺因中毒而變黑，七爺上吊而吐舌。從這個地方我們不難看出，雖然這三則傳說故事的內容完全不同，但都圍繞在七爺和八爺的特殊形象上，專就其外在形象，如「高矮」、「黑白」，以及二人「溺死」及「吊死」上作文章。但不論是溺死、吊死或中毒，它們真正想要說明的其實都是七爺、八爺的形象問題，可以說三則傳說敘述的焦點都圍繞在七爺、八爺的特殊形象。

表三：〈七爺八爺〉死法比較表

	八爺	七爺	強調形象
〈守城烈士〉	溺死	上吊	說明八爺溺死；七爺上吊
〈守信溺死〉	溺死	上吊	說明八爺矮而溺死；七爺高而選擇樹上吊(高矮)
〈牢獄情誼〉	服毒	上吊	強調八爺中毒變黑；七爺上吊吐舌的形象(黑、吐舌)

民間故事對於這些奇異的人物，似乎特別喜歡聚焦在他們奇特的形象上。例如：民間對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由來，有一種完全不同於原本佛教的說法。可以看出與七爺八爺故事類似的敘事模式。故事大意是說：

觀世音菩薩原是古代妙莊王的五女兒，名叫妙善。三公主妙善聰慧美麗，從小篤信佛教。年歲稍大，父王為其配嫁。妙善執意不從，要削髮為尼。妙莊王發現女兒抗旨出家。怒火衝天，率兵馬將妙善捉拿。當即在京城斬首示眾，並使她的靈魂墮入地獄中。玉皇大帝聞訊後，命閻王將妙善靈魂救起，把妙善復活於香山紫竹林中。從此，妙善普渡眾生，行善天下，化現成為觀世音菩薩。後來妙莊王得了重病，久

¹⁴ 黃柏藝：《台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年2月），頁57

治不癒。醫師告知：須要親生骨肉的手眼方可醫治。在此情況下，妙莊王的大女兒妙圓，二女兒妙英都不願獻出手和眼。妙善得知此事後，不念父王舊惡，挖下自己的雙眼，砍下自己的雙手，製成藥丸，救活了父王。妙莊王得知一切後，疚愧萬分。為了紀念自己的愛女，請工匠塑一尊「全手全眼」觀世音像。結果，工匠錯將「全手全眼」誤聽為「千手千眼」。於是塑出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的像。¹⁵

我們從中發現〈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守信溺死〉及〈牢獄情誼〉，都具有類似的敘事特性，此乃這類民間傳說的共同敘事模式。敘事的重點不外是（1）主角偉大的感人德性（2）透過玉帝的擢升而成聖（3）說明奇特形象的由來。這三個重點是這類民間傳說共同的敘述模式，其中這些神人奇特形象應該是吸引說故事者編造的最重要誘因，因為編造者可以藉此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去解釋這些奇特形象的由來，由此產生說故事的趣味性。

〈守信溺死〉傳說為何會附會到尾生類型故事，亦可從上面這三個重點來說明：一者故事信守承諾的決心驚人，具有神格化的資格；二者尾生類型故事中的〈三世姻緣〉亦同樣有玉帝這個角色可以將人轉變為神格；三者尾生故事中「溺死」的情節，讓編故事者可以說明八爺矮的形象。

再看〈牢獄情誼〉這則傳說，它是三則傳說中特別強調七爺、八爺外在形象的一則故事。上述三則傳說中七爺皆是上吊，因七爺形象本身就是吐舌吊死之象；但在〈牢獄情誼〉中八爺卻是服毒，顯然編故事者認為八爺貌黑之狀，溺死無法說明八爺為何是黑的。依此我們可以推測編這則故事者，並不滿意〈守信溺死〉或〈守城烈士〉這兩則故事未能說明八爺的形象，因此特別在此將其改寫為服毒自殺。也因為如此卻反而曝露出編者的動機，露出改寫的意圖，因此它應該是比〈守信溺死〉晚的傳說。

五、結論

三則〈七爺八爺〉傳說分別展現出各自特色〈守城烈士〉傳說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事跡，強調其真實性。〈守信溺死〉傳說改寫自尾生故事，強調兩人信義感人的傳奇特色。〈牢獄情誼〉傳說則著眼於說明兩人的形象，強調兩人外貌特色的由來。雖然這三則〈七爺八爺〉傳說並非相同類型的故事，強調的重點亦不同，不過卻可以發現這些傳說中的敘事意圖與故事架構卻極其相似。

¹⁵ 張瑞芬：〈從佛教經典到民間傳說—李靖、妙善故事之變異〉，《興大中文學報》第5期（1992年1月），頁290-293。

表四：三則〈七爺八爺〉敘事比較表

	成就 價值	冊封者	死 法		奉祀地點	職務
			七爺	八爺		
〈守城烈士〉	忠	皇帝	上吊	溺死	城隍廟	護衛將軍
〈守信溺死〉	信義	玉帝	上吊	溺死	城隍廟	捉拿陽間犯人
〈牢獄情誼〉	信義	玉帝	上吊	服毒	城隍廟	捉拿陽間犯人

〈守城烈士〉傳說，表面上雖然合理性較強，但深入去探析仍可以發展現它的疑點。〈守信溺死〉傳說雖是改寫自尾生類型故事，雖然它的傳奇色彩較為濃厚，不過這則傳說卻可能是最原始的七爺、八爺傳說，因其流傳最廣且故事內容與目前實際的信仰情形最為接近。第三則〈牢獄情誼〉傳說則因為強烈的想要說明七爺和八爺形象的意圖，而曝露出編寫的痕跡。因此筆者認為〈守城烈士〉和〈牢獄情誼〉兩則傳說應該是後來才編寫。〈守城烈士〉傳說企圖將人物歷史化，以取得〈守信溺死〉傳說所缺乏的真實感。〈牢獄情誼〉可能是針對〈守信溺死〉傳說未能充分說明八爺形象而改寫。至於七爺和八爺兩位神明真實的由來，根據中國其它地區的城隍廟的配置來看，最有可能是由黑白無常演變而來，因此一般人才會將七爺、八爺等同於黑白無常，而演變過程中，其形象可能亦受到〈守信溺死〉傳說的影響。

六、參考文獻

- 黃柏藝：《台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年2月
-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年10月
- 鍾華操：《台灣地區神明由來》臺中市：台灣文獻委員會，1979年
-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
- 張瑞芬：〈從佛教經典到民間傳說—李靖、妙善故事之變異〉，《興大中文學報》第5期(1992年1月)